

揭散传单，倒是争的为女界解放之计，但是能捐款者，终有利用或用去利用之隐。担当分子不见大强有力，放去则又恐根本死去，不能挽救，不放自办，倒还指挥如意。费用与地点，毫无援应。木又是自力微而应事多者。

(2) 劳工联合会，发端于“五一”纪念，进而组成此会，更而有工人教育，实则高师平民教育社其名，工人教育其实也。高师学生，办平民教育社，校长允之，我辈托为学生之转请教员往教，现在期满放假。工(人)教育无校地最苦。我尚继续工人教育，因内有劳工联会被选职员之骨干，我又是明远学会学员之一，择会地恰在皇城内，木遂每周得在明远学会教工人一次。机织帮省帮，为成都手工业中最有团结力者，非无顶觉悟工人。吾辈除教育外，即是常在茶铺之接洽，日夕精力多耗于此。始也资本家畏其成为势力，一则曰去年工党都失败，今年还能有力吗？再则曰莫去读不要钱的书，将来还会不得了！三则曰工人教育是青年会(团字之误——原文所注)办的，去读书的就是投洋人，种种谣言阻碍。幸好其中既有较觉悟分子(第一孟本斋)可称有力助手，虽经高师平民教育社停止，而明远学会能继续其教育。就其不易大扩张之原因，除资本家散布谣言外，劳工联合会既被选职员多不到会，其一也；时局扰乱，商业停滞，虽在往年忙月全数有工作者，今年工人失业几占十分之八九，其二也。最近工人方面，请用汉流办法统率内部，工会代表其外，曾有主干分子二十余人，为一度之严重举行，意其主要力量，能有若许分子，以此成都一市不虑不发达也。因为此种统率命令，不能违异之故，欲于其中更努力于工人教育，使为极端赤化，卒至工作无出，生活维艰，一面受

课，终不能一面不计及此。然而勇往鼓舞，暂时可赖，长时何可恃，此真无术以救济之。

(3) 读书会：此种已一年余，恽代英来为之一振。彼本能讲书者，颇能引动一般崇拜名士者之拜倒，借彼大趋注装饰为之学问，虽以最可靠之书籍，彼都不能讲出宣传意味。讲书尚属有本之谈，若是讲演，必会使群众将已认明确之途径，又将被彼动摇到无何有之乡！然而彼之赤诚热情，亦可感也。中间立筹补救与防范，已培养出四五人能读书者，以不易读之马氏经济学说，每期分担部分。要读出来讲，终非热心之士不易做到，故读书会会员，凡百人上下，能读书买书者仅十余人，能讲者仅四五人。存统兄，你不（是）曾说凡入社者须要是信吾主义之人吗？我受苦之结果，我把此语看得非常认真，必是要培养成能自去求经济基础学说的人，方可许其为思想可靠的同志呢。

(4) 民权运动与普泛的社会运动：通告曾有对英运动之命令。通告到时，内部分歧，谁都不管。分歧初定，苦无发动机会。但我看出成都高师附中某学生有受英国人打伤事，当时各学校援之仍无力，我遂提出于校务会议，约彼校中人作中坚人才，我辈指导为排英帝国主义运动，岂不非常动众而有力吗？执行委员会全体通过。我的责任，分配的是促进已死之民权运动，发函召集，觅地规划等。分校校务员往约附中学生与代表。计划既定，我已积极预备。及送行恽代英时，我已曾亲自看见附中学生已来询问何时开会，我负责答以本星期。届时我以全力预备，所谓分校校务员负责者，无一人至，附中自然也未来，好象不来为我帮忙的样子。存统兄，我是曾经常受攻击，常在被攻击中过日子的人，岂能

谓此会竟因是无结果耶？也能正式选举，本团保有绝对指挥权，此后于任何民权之电报之发起，群众之约召，皆保留有有力后盾，成都各报都咸注目。

致施存统的信

（1923年）

存统兄：

此地分校事件，不说欠信债，即报告之积欠，要满两月了，今且减（简）单作信，以当怠慢中万一之报偿。分校由代理期而转入正式选举期，当时即深以非立足在“组”的组织上，算是毫无根基，连催数次，效果绝少。时当选期，仍旧进行，而到会者仅为19人中13人之出席。人才既缺，由叠次大会之经验，结果较属工作分配及群众向往与感情不差。选举结果，王右木、康明惠、刘小卿、钟善辅、张霁帆五人被选。恽代英、谢国儒、孟本斋、余泽鸿、杨仲康五人候补。同是生活不定的人，又兼暑假，自然此地缺员不少。由五月中……

（以下残缺）

致施存统的信

(1923年2月29日)

存统先生：

我死罪极了，我多久未通信，并且可以直截了当说，至今尚未回过信，你若拿我前回的长信针对你的回信来讲，我若非病狂者，何至会不回信？从此想去，我或者能有被见谅之余地，而此后之通信，能邀吾兄一顾乎？

我积愿多久要通信，何尝未着过笔，还道我蓄意写长信，卒至我起了若干次头写信，卒莫有一次写完，终于未寄来。至今思之，只是我当时感情过余冲动，不能胜环境之无限的压迫。四川到处都（有）军阀政阀造成的被压迫的觉悟时机，而亦到处都是军、政阀的奴性的养成与障碍充滞。而我之环境，生活压迫以至于减到极限，都何能稍苦着我。不特我，我之家小都同能甘之无懈。独至军政阀普通之阻碍之外，更有孙派民党之扒手，丑比烂娼，安派小子之跳梁，扰类裤蚤。每使我归川以来，脑海被击刺无宁时。更兼教育经费独立学潮政变之后，熊派之人无处不是摆出伺隙便咬之狗偷样儿，平干白地都以道出王右木之罪恶，以为买好权要之材料。以此众毁所归之人，心不稍懈，总期工作有机即乘，以无放过时机为主，聊作为消遣时光耳。殊知毁阻甚或亦生于其中。脑既受深创，当此遂更病甚，致更不能着笔致复